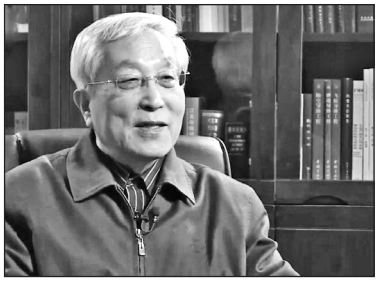
很幼稚，到了大学才慢慢形成自己的三观。应该说，朝夕相处的大学同学对我影响很大，尤其是何雷。何雷很多独特而深入的视角和观点，那些犀利刺耳而又直抵心底的语言，还有支言片语在我耳边灌输的哲学思想，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当时我并没有感觉，可越到后来越是感触深刻。当然，何雷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。但正是这些，完整地支撑起了一个有血有肉、充满真情实感的回忆。我并不相信有天堂的存在，但我也很难想象，何雷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年纪轻轻就突然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每次想起何雷，我总是禁不住去想，“何雷，你在天堂还好么？”

眨眼间，我们本科毕业都20年了。同学们都各奔东西，结婚生子，事业有成，也都从青涩少年变成了油腻的大叔大婶。唯一不变的，就是这种历久而弥新的同学情谊。偶尔回想起来，似乎就在昨天。有时收拾东西，不经意翻到大学时的老物件、老照片，脑子里就会浮现何雷晃来晃去的大脑袋、让人忍俊不禁的表情、刁钻古怪的言语、颇有些无厘头的行为。有时同学聚会，也会经常怀念大家一块儿玩、一块儿闹、一块儿疯、一块儿笑、一块儿逛街、一块儿逃课的场景，还会谈起当年谁有意思的哪个女生，谁被老师训得抬不起头。

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我们虽然缅怀过去，但更要放眼未来。努力要做的，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家人和自己关心的人活得更加幸福；更好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，做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祖国、对世界有用的人；更努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完成事业的目标，不虚此生一行；更重要的，还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永远保持自己当年的真诚和初心，“即便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”。

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逝世



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研究员陈定昌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0年9月7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3岁。

陈定昌，1937年1月生于上海，籍贯江苏镇江。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。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、二院院长、二院科技委主任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、二院科技委顾问。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陈定昌长期从事高精度无人飞行器技术、高精度探测与制导技术和仿真技术研究工作，先后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，取得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成果。回顾几十年的航天生涯，他曾自谦，自己并不是思维超前，而是在考虑问题时喜欢从全局出发，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。“我一生的最大追求，就是在实现中国梦上做了一些工作。”